

WHITE NIGHTS
REDEMPTION

白夜 救赎



安子 著

天真的承诺是白夜唯一的光亮

人生是救赎者的朝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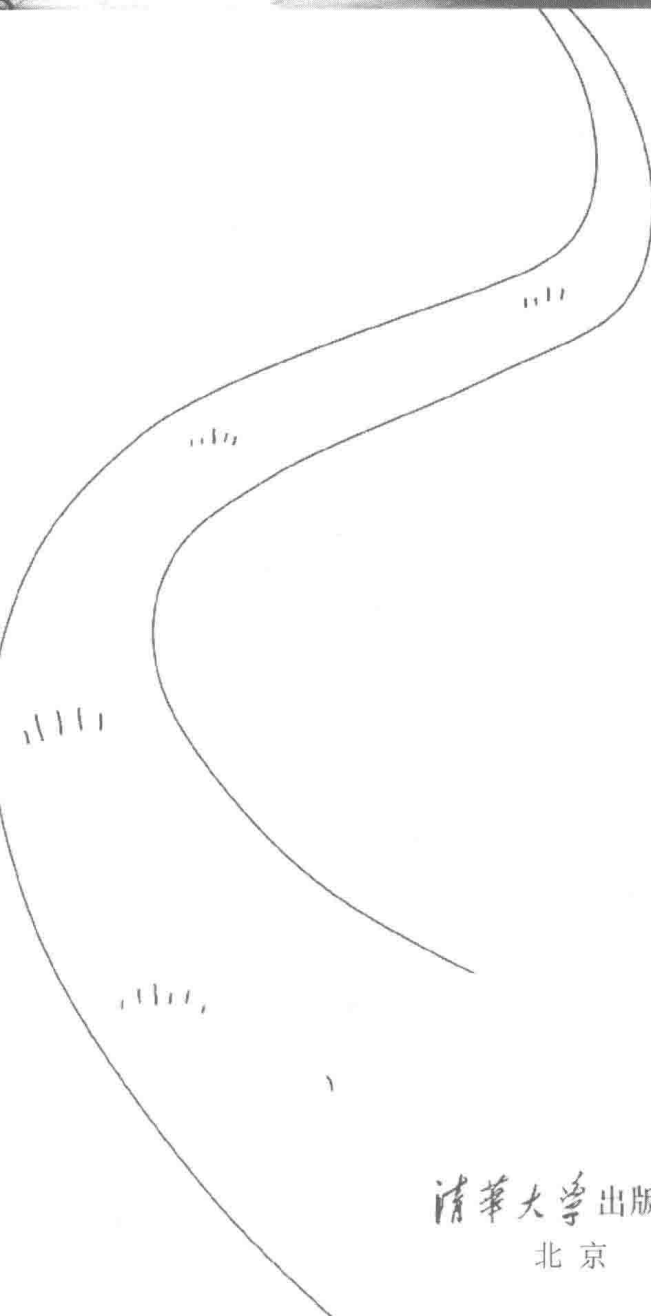
致敬东野圭吾
中国版《白夜行》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

白夜 救赎

安子 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白夜救赎 / 安子著. — 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8

ISBN 978-7-302-50826-7

I. ①白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178560号

责任编辑：张立红

装帧设计：安帛图文

责任校对：石成琳

责任印制：杨 艳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，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，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，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装者：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70mm×240mm 印 张：16.25 插 页：2 字 数：270千字

版 次：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：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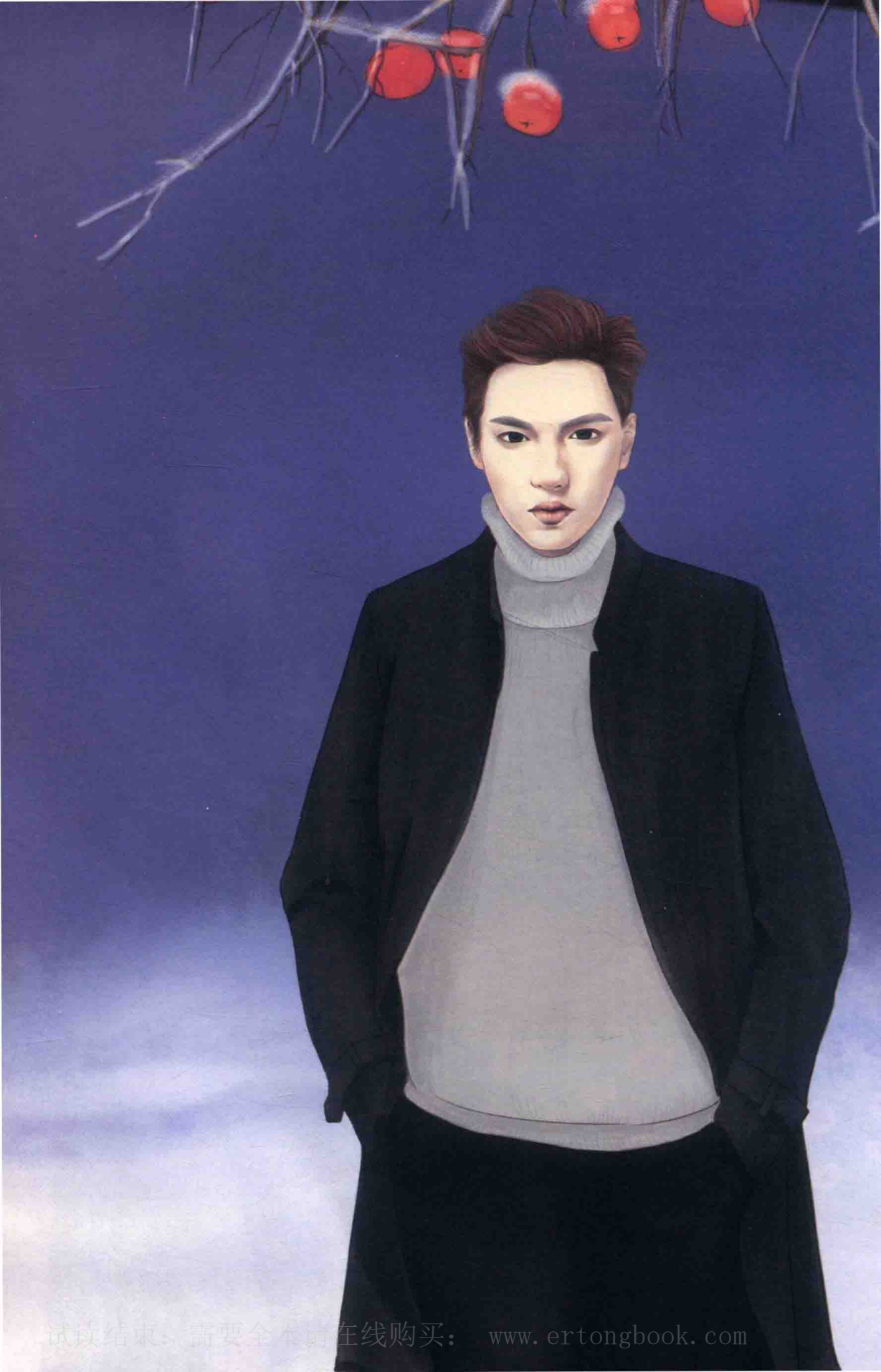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：58.00元

产品编号：076798-01

An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long, dark hair, wearing a black traditional Chinese-style garment with a circular opening at the shoulder. She is shown in profile, looking upwards towards the sky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teal-green sky with three white doves in flight. In the foreground, there is a garden bed filled with numerous bright yellow flowers with orange centers, set against a backdrop of green foliage.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painterly.

安晓旭

我希望我的故事里，永远没有坏人。
我向往这个世界，一片祥和，一片温馨。





雷海生

此生望晓月，雷动海上生。
秋水长天恨离散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

杜长天

我在等你，你在等谁？
今生今世，来生来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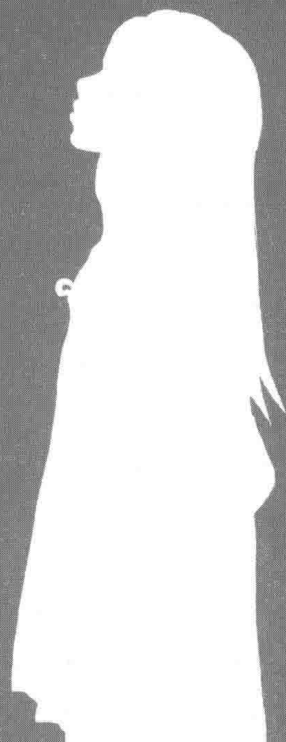
插画：安帛图文

目录



1. 为你而来 / 1
2. 老杜的鸽子和老杜 / 7
3. 骗局 / 13
4. 老杜是谁 / 21
5. 一种交换 / 27
6. 过山车事件 / 33
7. 两个人 / 39
8. 我们的故事 / 45
9. 老杜的家 / 51
10. 困兽 / 57
11. 江湖 / 63
12. 身不由己 / 71
13. 僵局 / 77
14. 绑架 / 83
15. 我的责任 / 91
16. 峰回路转 / 99
17. 血腥逆转 / 105
18. 阴差阳错 / 113
19. 小田之死 / 119
20. 筒子楼 / 125
21. 百日夫妻 / 131
22. 逼宫 / 137

23. 不哭宝贝 / 145
24. 不同的两个人 / 153
25. 以死相逼 / 159
26. 逃离 / 165
27. 怪兽 / 171
28. 命运的婚礼 / 177
29. 改变 / 185
30. 绽放 / 193
31. 终劫蒋宅口 / 199
32. 殇 / 205
33. 工作的秘密 / 213
34. 死亡的真相 / 219
35. 轮回 / 227
36. 如果有结局 / 235
37. 宿命的十字架 / 243



1

为你而来



我希望我的故事里，永远没有坏人，事实上，对于我这样一个天生无畏的莽撞人来说，也真的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有“人之初，性本恶”的人，不过因为我们处在不同的立场，不同的地位，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，所以，我们有着为他人所不知的各种潜在的需求和欲望，正是这些难以被他人理解的需求和欲望，把某些人变成了“坏人”，自然这种“坏”并不是绝对的，但正因为这些“坏”，你伤害到了别人，于是你就成了对方眼里，或者公众眼里的坏人。

当然，我没有试图庇护谁，因为事实上，我是那个被伤害的人，而我同时也伤害了别人。只是我用上面的理论，去理解那个或者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去理解我对他人的伤害，我向往这个世界，一片祥和，一片温馨。

好吧，我承认，我现在在监狱里，粉饰太平。

如何开始这个故事呢？

好吧，就从我成年后，唯一一次真正的冲突开始吧。

就让我的故事，从最具斗志的那一幕开始，虽然它有点像狗血的凶杀剧里最激烈的一场。

我什么都没有穿，躺在破旧的木板床上，手藏在枕下，攥紧了铁剪。

我睁大了眼睛，看起来一定很狰狞。

我狠狠地对那个即将扑上来的男人吼叫：“你去死！”

也许对所有认识我的人来说，都很难想象，看似温和的我，会从枕下抽出铁剪，如此激烈、如此决绝地刺向黑暗的宿命。

是吧，我像兔子吧，不过兔子急了也会咬人。

别急，这个故事有点长，容我从头慢慢讲，上面的那一幕，请您暂且记下，让我先将十几年前零星的生活碎片串起来。

十几年前的某个傍晚，刚刚下班，我接到了老杜的电话。

老杜这个人不错，甚至可以说挺好的，不过我真的不喜欢他的“蔫儿”，虽然对于他的年纪而言，他的“蔫儿”也许是正常的，毕竟他比当时的我大了整整23岁。

年龄对于有些人来说可以跨越，然而对于我来说，却很难跨越，纵然老杜总是蔫蔫地跟着我，蔫蔫地帮我干这干那。纵然老杜才华横溢，能够吟诗作赋，甚至可以过目不忘。

我和老杜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。

当时，我在二环里月坛附近的一个小区租房住，出了小区就是月坛宾馆。

这个小区据说是某部委的老小区，小区里住了很多“老人”，有的的确是年纪大，有的是年纪并不大，但是早早办了病退，过起了老年生活。老杜，就是后者。

我认识老杜，从他的鸽子开始。

那一年，我22岁，刚到北京，老杜45岁，刚办了病退。

让我把时间推回到十几年前，我22岁那年。

当2002年春节后，我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，内心激动而充满憧憬，我听从了介绍我到报社的老编辑的意见，下了火车，就买了一份名叫《手递手》的报纸。当年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，手机上网也鲜有人听说，就像东野圭吾的《解忧杂货店》里，兔子小姐不明白回信里所谓的上网是怎么回事一样，当时的我，也完全不知道在未来的十年后，可以用手机快捷便利地上网查询各种信息，而在当时，《手递手》就是北漂一族租房、求职的必备手册。

由于报社在二环里东太平胡同，所以我就在北京地图上圈了一个圈，然后围着东太平胡同开始找房子。

那是我下火车的第一天。早晨下了火车，我先跟着北京西站门口穿着军大衣热情地招呼旅客住宿的大姐，来到位于翠微大厦后面的小胡同里的旅馆。交了押金，选了房间，我放好行李，就出门了。

买《手递手》的时候，我还顺便买了一张 IC 卡。满大街的公共电话亭，如今还能够看到，不过当年几乎是生活必需品的 IC 卡，如今早已退出了钱包。

我一手捧着《手递手》，叼着刚买的煎饼果子，把 IC 卡插进电话机，开始挨个打电话。

长安大道附近小院里的单间，月租 700。月坛北小街居民楼里的单间，月租 800。西皇庄附近筒子楼里的一居室，月租 1000。

于是，当天下午，我就开始看房子。

这个房子吧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

我自己也搞不清楚，为啥在初来北京那两年，对于北京地图和北京的东南西北那么稔熟。不是真的稔熟，而是从地图上熟悉起来的。似乎因为生活所需，我在最初的那两年，没事就研究北京地图，所以不管去哪儿，都能找到路，而且绝不会迷路，找房子也一样，似乎早已熟门熟路。

我先看的是长安大道附近小院里的单间。我一个人住，单间足够，关键是这个单间便宜。

可走进那个小院，心里就有点凉。院里的地面都是土路，不大的院子，被不知多少间小屋分割得七零八落，院子里的小路七扭八拐，一间间小屋破破烂烂，完全没有想象中北京老四合院的风采。这样的二环里的小院，感觉和老家的棚户区没啥区别，贫寒、破旧、不堪。进了屋，我心里简直洼凉洼凉的，地面是泥土的，没有卫生间，没有厨房，只在一个角落里，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水泥砌成的池子，这就算是屋里的水源了。

房东见我摇头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卫生间在院子外面，做饭可以在门外。这间屋里有水池，不错了。”言外之意，有一些房间连水池都没有。

我来北京，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享福的，再说我手里也没有多少钱，所以如果真的如他所说，真的价格公道，我也许就只有选择这间连窗户都小小

的，昏暗狭小的小屋。

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泥土路面的小院，我一刻没停，直奔另外两个房子。

人生有些时候，得信点什么，比如缘分。也许，从我的双脚落在北京的土地上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我和另外两个房子的缘分，也注定了我和老杜的缘分，当然，这份缘分到底算不算爱情，另当别论，但至少有些故事，也许真的是宿命。

这另外两个房子，一个就是月坛北小街居民楼里的单间，月租 800。另一个，就是西皇庄附近筒子楼里的一居室，月租 1000。

我最后选择了月租 800 那个，因为便宜一些，虽然房东看起来有点蠢笨，另一个单间的女孩看起来有点莫名，不过，距离位于东太平胡同的报社，走路不过二十分钟，我已然非常满意了。

彼时，我当然没有想到，我会在那个小区里遇见老杜，更没有想到，后来，我会搬到西皇庄的那个筒子楼里。这些都是后话。

我来到北京的第二天，就搬进了月坛北小街的居民楼里。那时天气还很冷，不过屋里的暖气非常足，以至于头一天晚上，没有被褥，我穿着衣服，盖着大衣，睡在光秃秃的床板上，都不觉得冷。

第三天早晨，我就去安定门火车站取我的行李了，我把被子、电脑全都托运到了北京，我是打算在皇城根底下，开开心心地绽放我的青春了。是的，我当时的确打算做一名好编辑，做一名中国好编辑。

理想总是很丰满。

我打了出租车，拉着行李，来到小区门口，刚下车，头顶就飞过一群鸽子，鸽哨声响彻天空，我禁不住抬头张望。

至今我还记得那一幕，湛蓝湛蓝的天空，一群鸽子弧线划过，悦耳的鸽哨声久久回荡在晴空里。一个老人站在花坛旁边，手里捧着一把谷物，仰望天空，仿佛在等待鸽子降落。

那一刻，我觉得世界好温馨，好恬静。

2

老杜的鸽子和老杜

